

文昌党史资料

第四集



中共文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
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

封面設計：藍福东

内 部 刊 物 字 数：55千字

印数 4—1500 工本费：0.60元

一九八五年四月出版 文昌县印刷厂承印

目 录

我所知道的文北区委……………韓建农(1)

坚持反蚕食的內綫斗争……………罗文洪(11)

英明的决策 光輝的旗帜

——回忆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

前后的抗日斗争事迹……………李光邦(80)

难忘的歌剧队……………周訓堂(107)

✓ 抗战初期琼崖第一張县报

——新文昌报……………陈代輪(118)

一九四八年文北县財經工作的回忆

……………李光邦(122)

忆女交通員——黃爱英……………符 史(133)

我所知道的文北区委

韓 建 农

一、两个文北区委

一九三一年五月，我被新加坡当局驅逐出境回到了家乡——抱錦乡排城村（現公坡区排城村）。我是一个中共黨員，回到了家乡后，找不到党的組織，一腔热血无法迸发，极感寂寞和孤单。黨員革命責任感的驅使，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。不久，抱功乡狼閑村的王蓊椿同我联系，经过一段時間的努力，便把附近的可湖、东宛、长山、后尾、新村、石馬、紅喜山、罗虎、丰家和排城等村庄潛伏下来的三十二名黨員組織起来。一九三二年农历五月初五（端阳节）在巴連坡召开黨員大会，成立文北区委。會議选举韓建农、王祿波、符福武为委員，由韓建农为書記，

王祿波为組織委員，符福武为宣傳委員。区委下不設支部，由区委指定一村一人負責联系，抱罗墟集日上墟向区委汇报情况。

建立区委后，一方面积极开展党的活动，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寻找党的組織。区委发动几十个黨員利用各自职业的方便，分別在抱罗、蛟塘、新市等墟刷貼标語，标語是以文北区委署名的，期望通过这些标語使党組織发现我們。

琼文县委交通員郭日初（抱罗南彬村人）在抱罗墟发现了我們張貼的标語后，即向文北区委書記陈玉清同志汇报，並問玉清这些标語是不是他們区委刷貼的？郭日初感到很奇怪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——怎么又有一个文北区委。他問潘惠芳是否知道标語是誰刷貼的，惠芳便把我的情况如实地对日初說了。

一天，郭日初派人来告訴我，第二天下午有一位同志要到我家来找我，并再三交待，不許詢問来人的姓名及从哪里来的。

来人一时忘却了我的名字，找到了他所熟识

的韓景丰家里去了，景丰爱人把他帶到韓美濃家，在那里我同來人会面并进行了談話。在談話中，來人郑重其事地說，文北已建立有区委，不能存在有两个文北区委。并征求我的意見是否把两个区委合并起来，分別成立支部，归原文北区委領導。我同意了这个意見。原文北区委有两个支部（抱罗支部和西宅支部），我这个区委建立一个支部，叫民生支部。后来，我才知道來人就是文北区委书记陈玉清同志。

韓美濃为民生支部书记，我当組織委員，韓淑英当宣傳委員。

因琼崖黨組織与中央的联系已中断，为解决这个问题，于一九三三年党派陈玉清到上海去找党中央，陈英接任区委书记。

第二年，也就是一九三四年，韓美濃調往文北区委，我接任民生支部书记，直至一九三七年，环境恶化，我被敌緝捕而逃往泰国后，民生支部停止了活动。一九三八年我参加泰国回乡服务团回国。

二、西山堦伏击与智取山堀炮楼

两个文北区委合并后，领导加强了，組織扩大了，人員也迅速地增多起来，革命力量不断充实与壮大，党的活动越来越活跃。那个时期，文北区委根据上级有关指示，在全党开展经济工作，繳获地富豪紳物資，支援前綫，解决經費之困难的活动。一九三四年冬，西山堦伏击敌車繳获銀元和智取山堀炮楼两次活动，影响較大，成果显赫。

一九三四年的一天，在抱罗市以办洗衣店为名的我地下党员王录謙来文北区委报告，据我党长期引导教育的国民党士兵（地下党员，敌秦德明队长的卫兵）送来的情报反映，抱罗国民党区政府收繳的二千多銀元已經装袋上車，次日准备由軍官秦德明队长和抱罗区长林会吾等护送去文城。据此，区委决定在西山堦进行伏击，截取銀元。立即与那个卫兵取得联系，把伏击地点和在

公路上插树枝为伏击地点的标志告知他，要求密切配合，見机行事。次日一早，参加伏击的同志秘密地进入了伏击点，隐蔽在公路旁的丛林里。不久，一辆汽車从抱罗方向急馳而来，埋伏在山林中的同志，顿时紧张起来，个个都睜大眼睛瞪着飞奔的汽車。当汽車进入了約定伏击点，忽見有一士兵把帽子丢下車来，飞落在公路上，隨即大嚷司机停車撿帽子。車一停，战士们似离弦之箭冲上公路，一陣点射，一个軍官模样的軍人和一地方官員立即被击毙倒在車上。这次伏击，繳获有长短枪四支，銀元二千多枚，人參两斤多。从那个士兵口中得知，那軍官就是秦德明队长，地方官員是抱罗区长林会吾。

一个多月后，文北区委又組織行动小組圍搜文昌水北乡韓汉英家（国民党軍长），繳获銀元二千多枚。

两次繳获的銀元，全部上繳琼崖特委。后，陈琼耀被派去上海、香港与中央、省委联系，将这些銀元全部兌換成美鈔、港币作为活动經費。

馮白駒表揚了文北區委的同志，說文北區委干得好，幫了特委的大忙。

西山境伏擊戰不久，文北區委又在龍馬鄉組織了計歼張會東的活動。

一天，赤狗鋪演瓊劇，地下黨員報告說張會東要前往觀看。區委立即布置行動計劃。當天黃昏，在林天德嚮導下，林茂松、李秋清、傅烈軍、陳明春、王月波等六人，頭戴草帽，學生打扮，暗佩武器進入劇場。他們六人分別站在入口的左右，相距不過二、三米。約定：誰發現目標，誰先動手，動作要快要准，先分散，後集中。片刻，鑼鼓喧天，台幕拉开，戲開演了。在鑼鼓聲中，張會東坐定後，便賊頭賊腦的東張西望，似乎獵物已聞到了氣味。不出所料，林天德被他發現，他指着天德，大聲喝令那個小隊長去抓天德。敵小隊長聞聲沖上抓住了天德的手臂。突變的情況，急得他們幾個人束手無策。在這千鈞一發之際，只見林天德右手一揚，“砰”的一聲，子彈推出了膛，敵小隊長手臂中彈，血流如注。槍聲一响，劇場大亂，張會東趁

乱逃遁。計歼不成功，战士們立即撤出劇場，到約定地点集中。大家研究决定：將計就計，伪装打入山壩炮楼，給它来个全窩端。

夜間十二点，林天德等伪装为国民党清乡軍，“气势凶凶”的开到老村山壩炮楼，声称共軍搗乱赤狗鋪，要檢查布防情况。开始敌哨兵不让进入炮楼，认为半夜三更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但他又見来者势头不小，又看不出任何破綻，害怕貽誤軍机，吃罪不起，只好乖乖地将大門打开。大門一开，我两个战士猛扑上去，堵上了敌哨兵的嘴，又把他捆綁起来。我們一陣风似的冲入內室，把正在酣梦中的官兵全部繳械俘虏。我們劈开了敌公章，燒毀了敌文件，警告敌兵今后若再为非作歹，决沒有好下場后，凌晨二点多钟，我們背着繳获的十多条枪，撤出了炮楼。

三、民生支部的几次活动

大關尔和亭、抱罗华侨馮尔和为紀念其母亲，

于一九三三年在抱罗墟的东南面建立尔和亭。落成那天，馮大宴宾客，借以庆贺。地痞、豪商、地方官吏无一不赴宴捧场，附近贫苦群众围观者不计其数，场面之热闹不逊于庙会。借此，民生支部秘密派员赴宴，有的潜在群众之中散发革命传单，有的在宴上唱革命民谣，宣传革命，辱骂贪官污吏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。群众拍手称快，席上“羣狗”愤怒于色，但碍于馮的面子不好发难。

歼击丈田員。一九三五年某月的一天晚上，抱罗墟演双台戏。我們支部决定在戏场寻机干掉乡团头目林尤景。到現場偵察結果，尤景身上仅佩带短曲子枪一支，没多大油水，只好作罢。我們几个从戏场出来后，随便在墟上逛逛，捕捉猎物目标，不甘于“高兴而来，扫兴而归”。这时，从文城方向开来一辆汽車，在劇場門口停了下来，从車上跳下两个丈田官員，直奔賭場而去，过了賭癮后又到石盘人開設的新茶店里去飲茶。我們五人立即尾隨而去，躲藏在店鋪外，一面偵察敌态，一面

寻找射击位置。选好位置，随即开枪将两个丈田官员击毙。民团头目云桥浮那时也在店中饮茶，目睹两个丈田官员倒在血泊中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衣服也顾不上穿，拔腿就跑，这时只嫌娘少生了两条腿，没命的一口气从抱罗墟跑到了龙虎村。我们五人，仅玉清、怀富、玉奇三人带有三支驳壳枪，我和韩美浓是向导没带枪。开枪后，一支枪有故障，为防止节外生枝，没有进店捡枪。

这件事，后来被县委批评了，一是杀人不缴枪，二是独自行动，未经请示县委批准。

营办洗衣店。洗衣店设在抱罗墟，是区委的联络点。由黄宏安负责（新村人，中共党员），后王祿謙接（后尾村人，中共党员）。洗衣店的任务是负责区委与上下级的内线联络，散发革命传单。如果是可靠的基本群众，他们常常把传单夹带在洗好了的衣服衣袋里，让取衣者带出去。

杀替死鬼——蛟东村民团团团长陈景堂。一九三五年的某一天，蛟东地痞恶霸陈竞儒侄子陈邦

盛結婚，要宴請龙虎民團喝喜酒，也請了我們排城村的人（當時我是地下黨員，沒有暴露身份）。為此，我們決定在陳邦盛婚慶那天，趁敵喜飲不各之際，突斃龙虎民團，繳獲槍支。不巧，龙虎民團沒有赴宴。

區委來的三位同志帶有三條短槍，因為龙虎民團沒來，沒有戰鬥任務，我們和區委三個同志吃飽飲足後，便一起到木偶劇場去走一走。只見民團團長陳景堂佩着一支槍泰然地坐在前座看戲。看見了槍，殺人奪槍的念頭不約而同的在我們心中油然而生。大家說，龙虎民團不來，就讓陳景堂這條狗當替死鬼吧。我們選定了不傷害羣眾的射擊位置，瞄準陳景堂，三槍齊發，結束了陳的狗命。槍聲一响，劇場大亂，我們趁亂急速地撤離了劇場。

坚持反“蚕食”的内线斗争

罗 文 洪

针锋相对 浴血奋战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侵占海南的日军最高司令官伍贺中将，一面加紧在崖县黄流（现属乐东县）修筑能容四百架飞机的大型机场，铺设田独——三亚——八所及霸王岭至水头铁路，修建三亚、八所港口码头，拼命抢夺海南的铁矿、木材等战略物资，以支持太平洋战争；一面筹划集中强大兵力，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区、分期的“蚕食”、“三光”扫荡，叫嚣要在“三个月内消灭海南岛上的抗日力量”。使海南岛成为南太平洋上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”，巩固其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。日寇在向我們抗日民主地区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，已进一步诱迫国民党当局完全停止抗日，配合反共。王毅、邱岳宋（接

替吳道南任專員)之流，秉承蔣介石“先反共后抗日”的旨意，在經過傾保安團隊之全力向我軍進攻屢遭失敗之后，也正企圖借助日寇的屠刀，斬盡滅絕獨立總隊，以實現其“反共滅獨”的宿愿。于是日軍特務頭目石佑保與國民黨三青团主任何定之，來往于海口與翰林之間，几經磋商，秘密達成了《共同防共協定》。從此，我軍已处在遭受日、偽、頑互相配合進行“蚕食”、“三光”掃蕩的險惡境地，海南的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极其艱苦、殘酷的時期。

日寇實施分區、分期的“蚕食”計劃，首先以我琼、文抗日民主地區為重點，次及東路的六連嶺地區，西路的儒萬山、六芹山、洛基、清平等地區。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，調集了島內駐屯軍警備隊、綏靖隊共六千多人，陸、空軍配合，開始向我琼、文交界地區進行反復掃蕩。每天出動三架飛機，上、下午兩次對樹德、咸來、道崇、南陽、大昌各鄉的村莊，輪番狂轟濫炸，大肆破壞我根據地內的建築物和經濟設施。接着進行

“三光”扫蕩，将未炸毀的民房放火焚燒，連地里的农作物也全部燒光，彻底摧毀我根据地軍民賴以生存的条件。并深入文昌县南阳乡的金花村、琼山县道崇乡的昌哈村駐扎重兵，乘勢在琼山的土桥、四六桥，文昌的三更、东路建立新據点。同时在我根据地外圍的游击区搶修公路，增建碉堡，实行“治安強化”。逐步对琼、文根据地实行由点到綫，由綫到面的“蚕食”分割，以便最后集中主力，消灭我軍于琼、文交界的狭窄地带。

这时，国民党頑固軍，也履行其“共同防共协定”，在海口至加积公路以西的潭文、甲子、福昌、大坡、中瑞园、迈号等地增強兵力，与日寇互相呼应，对我根据地构成大包圍态势。

针对日、伪、頑互相配合向我琼、文地区“蚕食”包圍的情况，特委、总队部和政治部分別对各支部及地方党、政組織发出指示，号召全島党、政、軍、民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、破击战，狠狠地打击日、頑軍，破坏敌人通訊設備、

公路桥梁，以战斗的胜利来迎接“紅五月”和紀念“七·一”党的誕生二十一周年。各地党、群組織在部队的密切配合下，經過充分的動員，組織成无数的破击小組，于五月下旬的几个晚上，在海口至文昌，文昌至加积的一百多公里的公路上，分段砍倒电杆，剪断电綫，破坏公路、桥涵，使日軍的交通聯絡一时陷于瘫痪。自五月至八月，第一、三支队多次伏击、襲击消灭搶修公路通訊和搶筑碉堡的日軍，大量歼灭深入我地区的頑軍。第一、第二支队先后攻下县城，拔除大小据点二十多座，并創造了“七·七”一夜打掉日寇七个据点的战績，尤其是竹嶺桥一战，竟在距文昌县城不到二公里处（按：竹嶺桥至文城实五公里），伏击日軍車队，取得輝煌战果。我軍全面出击的偉大胜利，完全打乱了日酋的战略意图，基本上挫敗了日酋伍賀的“三个月內消灭共軍”的“蚕食”扫蕩計劃。我根据地不仅巍然屹立，而且广大青年涌跃参軍，抗日武装更強大了。